



熊耳文集

倍

和16
1374
5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漢詩文

第420號

第5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和16
1374
卷 5止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三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滕 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雜文

對封建策

柳宗元蘓軾論封建其言之不足依而郡縣之制亦
視之封建未足以為得也者臣知之則不特以

國家今日者而知之也何則凡聖人為法天下以垂
 後世無有一慮不至者所以為聖人也苟有其害也
 為爭亂之端者乎何不廢縱有勢不可者而不即廢
 而立以為法以毒天下後世乎且身為天子弟為匹
 夫不可謂愛弟則有功德而不昨之以弟土亦不可
 謂貴賢也則亦聖人之意豈獨勢而已而二制者夷
 諸往世理亂則齊有之而至其為治之隆與享國長
 久未嘗有及三代者則優劣亦判然可見也曾謂封
 建不如郡縣乎是臣所以知其不然者也何特以
 國家今日者而知之也二子其使方寸之木高於岑
 樓耳何足以為公論哉

國家今日因封建致晏清百餘年一日者雖不悉合
 聖人之制庶幾為治享國之策固所為得也然而臣
 又謂天下之勢在綱紀如何而不必在二制之得失
 也苟有綱紀乎封建非今而可措諸今以為治享國
 郡縣非古而可措諸古以為治享國若乃無綱紀者
 百封建百郡縣何以能一日安天下也嚮令周之時
 終世諸侯之封不過百里大夫之祿不過十君安得
 卒合為一漢之時終一世內臣不獲專權於內外臣不
 獲擅威於外亦安得卒分為三繇是言之周之瓦解

非封建之失漢之士崩非郡縣之失唯是綱紀不持也故曰天下之勢在綱紀如何而不必在二制之得失也然則

國家因封建之固為得也亦唯綱紀不失而為治享國可論

對禮樂策

以臣觀於禮樂不論其繁簡凡為天下國家者雖欲無用之而能舍諸何則禮所以序上下而樂所以和眾上下無序則亂眾不和則乖禮樂之壞亂乖之端也然禮樂治定功成而後興者也若治未定功未成

亟欲為禮樂以化天下何以異於朽索之馭六馬乎是元魏之所以日譚而無其驗也若夫金氏罽守夷狄之習欲拒先王之教以治天下則與漢文泥黃老之學以危為安其揆一者也為大息者奚翅一賈生而已其人則以堯舜稱治不如堯舜何以取之哉如國朝勿論其能慕中朝之風用夏之時因周之封服漢之服居唐之屋而又有二部鼓吹用諸廟堂即弘安禮節雖鎖眉以施諸交際又有國謠鼓舞雖麋厲以行諸宴饗者是雖不可及聖王之隆盛而不足以充一國之禮樂乎禮樂世不相襲久矣是非徒為

異世殊俗移風習不同度時而制者也況我邦人節
 儉天性不好夸毗則所以化之者亦是而足矣何必
 復三代之禮列六代之樂而後移風易俗乎孔子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是雖偶然而可謂能合聖人之言
 者也

詩會約

月一日以望出席以自巳如午之間速勿上辰遲勿
 下申是為限聚比過半乃議建題席題絕必以其日
 作出之宿題律以會間作出之然才有至不至力不
 同科即席律宿絕唯其所欲非所必也若或席上不

成者許與宿題以會間作出之先建題必讀古人之
 作絕可十首律可五首諷詠翫味一過是不特為講
 習以令各從容先自入詩竟畧放散之氣頓化結構
 之恩漸熟且取趣得興亦自在其中矣方其澄心凝
 思意匠慘淡於經營之中也苟非反視聽屏氣息靜
 默深坐維精維一以從事於斯何以得之則切忌高
 談劇論強聒尤右是非特妨人亦自攘亂何得益之
 有儻或有不用意得之者人必有青蓮之才然後
 當許之豈所望常人哉是尤懇焉進有先後成有遲
 速後進倘有不穩宜不自耻就先進正焉而先進亦

宜不自惜為之處置得所輔仁之道於斯乎在速非
 獲遲非精唯其所至然欲速不達譬諸攻玉以漸則
 不毀則亦唯在鍊熟之耳且即有速成者宜顧望以
 出之恐因爭心損精一之思也三人以上為會則未
 嘗限其數然甚寡之於彙征而過多則近乎糅雜則
 寡不下四三人多不上十許人為中適也但篤志於
 此技而願入聯者不必拒焉聯中宜察其人謹厚終
 始如一否然後許之蓋一心一德多何嫌焉唯在恐
 其人有徒為試席而來今日入明日不知其出者耳
 君子何所不由恭况以文會友乎然而一張一弛文

武有焉坐久血勞默久氣鬱血氣勞鬱則妨於運思
 則燕居便坐私語竊吟亦所不深戒唯其要在勿辭
 氣鄙倍容貌暴慢以至使傍人反愧耳若夫聲律可
 嚴韻礎可正體格可辨風調可高篇法可完章法可
 整終始可貫前後可照而無廢語拙句不可使一句
 無所本一字無來歷則詩家常訓此不再贅然猶尚
 要人人相戒守以勿違焉云爾凡會業必有食飲食
 食出着行厨唯其所便飲輪次齎之視席為量多不
 至困寡不至渴浹洽而已肴一方一圓唯其所有不
 必另外營以下其唯為助氣力而非燕饗之會也若有

事故而不_レ出_レ不_レ必_レ報_レ以_レ或_レ有_レ之_レ使_レ人_レ也館有_レ事故_レ辭_レ亦如_レ之_レ以_レ不_レ可_レ遍_レ報_レ也若_レ有_レ故_レ離_レ聯_レ須_レ遍_レ告_レ衆_レ以_レ退_レ勿_レ無_レ辭_レ以_レ出_レ禮固_レ當_レ然_レ者_レ也

答扶搖嗣君問

恭承_レ下_レ問_レ以_レ鄭康成注_レ禮記服問_レ據_レ穀梁氏之說_レ駁_レ在_レ公羊二氏立_レ妾母_レ為_レ夫人之義_レ者孰_レ是孰_レ非_レ承_レ裕謹案_レ丘明母_レ以_レ子_レ貴_レ一言假_レ令_レ非_レ正_レ後世率_レ由_レ久之則於_レ今_レ不_レ可_レ遽_レ廢_レ者勿_レ論_レ已抑_レ禮多_レ變_レ革_レ乃_レ大_レ之_レ三代損_レ益_レ之_レ可_レ知_レ小_レ之_レ晉墨魯豎_レ之所_レ由_レ以_レ義起_レ臨時制_レ不_レ必_レ古_レ不_レ棄_レ今則前_レ所_レ無_レ而後有_レ之_レ亦奚_レ疑_レ焉而

禮記之書又雜錄古禮者過其半矣則焉知_レ服問所記_レ服闋_レ於_レ總_レ非_レ夏_レ殷_レ質_レ素_レ之_レ遺_レ制_レ而傳_レ者存_レ之_レ者而春秋所_レ書_レ以_レ夫人_レ葬_レ非_レ周_レ家_レ尚_レ文_レ之所_レ益_レ而仲尼從_レ之_レ者_レ穀_レ梁_レ氏_レ大_レ率_レ多_レ僻_レ說_レ後_レ世_レ所_レ以_レ多_レ從_レ左_レ氏_レ及_レ公_レ羊_レ氏_レ者_レ無_レ乃_レ為_レ之_レ乎若_レ穀_レ梁_レ氏_レ云_レ以_レ子_レ爵_レ母_レ以_レ妾_レ為_レ妻_レ非_レ禮_レ則周公追_レ謚_レ羣_レ公_レ以_レ王_レ禮_レ祭_レ之_レ亦_レ為_レ非_レ禮_レ乎孟軻子謂_レ舜_レ身_レ為_レ天_レ子_レ弟_レ象_レ為_レ匹_レ夫_レ不_レ可_レ謂_レ愛_レ况_レ今_レ子_レ身_レ為_レ君_レ母_レ為_レ婢_レ妾_レ可_レ謂_レ孝_レ乎春秋盟_レ辭_レ曰_レ勿_レ以_レ妾_レ為_レ妻_レ者_レ以_レ國_レ君_レ躬_レ自_レ所_レ為_レ而_レ言_レ之_レ耳而穀_レ梁_レ氏_レ以_レ此_レ命_レ諸_レ從_レ子_レ尊_レ母_レ者_レ則_レ不_レ亦_レ誣_レ乎然則康成駁_レ二_レ子

之義者果非是歟顧康成當注禮記見服問之文其
 義適有合穀梁氏之說者也蓋因同排異以伸主義
 耳亦豈必以二氏之義為非是而却之者也今若就
 二氏之義折衷焉以處之者公羊氏曰上堂稱妾屈
 於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乃據此義嫡母在則
 妾母不得稱夫人嫡母亡而後妾母乃得稱夫人者
 是蓋春秋正義而百世不可改者歟因下問聊獻蜀
 箋伏祈采擇不次

書牘

上飭田侯古豎亦豈其半矣限焉以取問而

外臣裕再拜稽首白臣裕寓大邱廡下也竊聞廩人
 將有繼粟臺下信道之篤固知非曰使餓死於我境
 上我不忍而然者也雖然臣不佞固非其人何以當
 之是實以舍館未定故暫藉庇以除風雨已而不唯
 除風雨有噲其正以使臣得以文會友尋將燬之舊
 盟於斯是為多他又何求之有臣聞君子不罄人之
 歡所以全交也臺下惠人之心雖切乎其不難於受
 者耶且也寡君所給以養臣雖微足以終身不至溝
 壑又何有傳食諸侯為大邦之累乎為人臣有境
 外之文非禮不仕食人之食非義於是乎有寓侯無

託士古之道也。臣雖既致仕，於是不可嫌者哉。臺下之厚，如側無人，不能安。臣者然，則豈非欲臣久在斯者耶。而如此恐，非所以安臣者。縱使臣欲久在斯而可得乎。仲尼曰：老者安之，人情不能安其所不安。况老者乎。臣既七十，何以能之乎。若乃實欲臣久在斯乎，其唯於勿正、勿忘之間而得者也。不然而日夜望望然，若宋人之握苗然，則今日雖在斯，明日將不知其所之矣。伏願臺下有察於此，假之以寬宥之政，以有使臣得免於無厭之誚也。是豈以縻大倉陳腐之餘為慮者，亦唯於臣分當然耳。人君有賜卻之君子以為不恭，且以傷臺下之仁德。臣犯此二者，至此誠知不免於刑辟耳。聊布下情，以瀆高明。唯海容是祈，恐懇恐懇，謹白。

奉報鮎田侯

忽有采雲之貺，如自天而下，光彩燦爛，臨暎茅茨，則外臣裕能，不齋戒沐浴，以發之乎。雖臺下下士之德純而不已，而逮鄙賤庸劣如臣裕者，如是苟非信道之篤，何以至此。視諸古之賢君，如費惠、晉平於子思、亥、唐者，猶有尚焉。伏詳綏履膺天寵，無晝夜與藤生輩旁午載策，講習先王之道，而無已時盛哉。乃知為

政以德先，鰥寡哀榮，獨凡民之疾苦無不問也。民喜庶幾，無疾病且隣國來取法也。幸甚幸甚。是臣裕之所以為抃躍不已也。奉別以來，時謁旭野侯，語及臺下獵書之狀，曰：如是不待三日之後而刮目耳。獨進疾者退亦速，是學者之通患也。所願寧姑徐徐勿中道而廢，不可謂非苦言也。唯是源不涸，流不遠，深之有道，勿使說樂之心寒，則不能已者，自然混混爾。臣裕為臺下不敢隱者，爾藤生醴酒之設，是其人賢則賢矣。然自非臺下賢之，何以自見？蓋亦薦者之榮施也。而賞之以琅玕之賜，以彰其勲，而臣裕無似，何以當之？無乃顛越是恐乎？獨之子性頗強直，臣裕自得之，惡聲不入耳者殆二十年。禦侮之力，到今賴之，則所謂勿欺而犯者，不待教而克之，即薦諸臺下於斯，則無恤唯恐。適因是有忤左右之意也。伏願臺下寬弘，使人無求備乎幸也。覲駕孔通，謹此奉遲，恐懼不

報亞槐小倉公

方今在天朝言文學，必言相公。天下無不知焉。承裕在東，聞之亦且二十年矣。何其盛也。獨怪京師文學淵藪，世

不_レ乏其人而自有_レ若古學父子繼踵而起四海歸風者莫_レ不靡然而况_レ生其地親炙其人者其於挹取固_レ有餘豈可待他_レ未哉而相公猶又有意吾黨而不置也_レ有年于斯矣其豈以其於論世尚風猶有足取者乎乃知相公之不倚一隅以期成大壯哉不亦吾黨之榮施乎獨其人猶在乎物子既逝服子尋歿則今也可知已雖有遺風豈能競乎奉檄不遠千里有徵於此承裕一小邑國微臣不足比數固矣即彫蟲自弄未嘗求必達亦不足列於作者之林乃何以謬升聞于

天朝公卿間以得致有此不虞之需哉唯是拙工代作無有_レ一無瑕以可稱至意者即有之亦皆所不能自信者而不足留焉任人取去亦不甚惜索諸篋笥何如哉是雖固懦不能立志之所致而又才有所不至而自棄至此耳乃其所以無奈違賜命以闕出事之勢何也_レ多罪多罪所賴君子明恕臨下以寬不以所無強求諸人小人所腓是已至梓行之役特塗說耳承裕雖小人豈至_レ以下其所不能自信者誣人乎即誣亦寧有無目之人哉非啻無益而徒以取笑承裕雖小人所不敢也謹此布下悃以謝違犯恐懼恐懼

伏祈鑒照

再報亞槐小倉公

且以狂語所私於葉生者何知漏洩遂入聽至再蒙諭是宜以不遜罪甚處於嚴刑而宥之以溫柔之言以使裕也得安反側下情而至其有自引不已則殆使裕也身無處所耳罪已而不責人雖虞夏之所勅焉以興裕也何人實東鄙一幽介已而得諸

天朝公卿貴人者如此其謂之何乃知閣下為斯文故縛紲使卑賤如裕也者得伸於其所為知已也其豈不曰顧道所在何如耳奚又問其人且假令待我

有以橫逆我於小人亦何難焉於是乎乃亦知吾道之貴哉雖然道不空行必待其人天將不喪斯文歟

方今有閣下者干城之也自朝廷始則豈翅吾黨操觚之士之榮施而已蓋一世

文明之化亦將大行者也幸甚幸甚嚮方命所當蒙明恕者既具於前疏此謹重布列感悔叩頭以謝不敏海涵不具

奉報小泉侯

問及經濟之術臣裕以為臺下失諸其人矣夫經濟天下之大業也為非其人不可世有升降而異古今

時有治亂而異形勢即通古而不知今不可以任之
 即通今而不知古不可以任之即兼通古今而不詳
 時勢不可以任之即兼通古今詳時勢而非加之以
 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不可以任之即兼通古今詳
 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而非有恤民之
 心而據之以先王之道不可以任之必兼通古今詳
 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有恤民之心而
 據之以先王之道而後可以任之也不然杆格不入
 淆亂不治適足以傷國體已何以能之乎如臣無論
 才力識量不及人即讀書徒從我所好而無統且涉

獵亦不博則何以有兼通古今詳時勢知先王之道
 乎且固非成器么麼自畫凡於治國之道未嘗一有
 畜於中則其所以及問遽下徒茫然而不知所對也
 唯是至意之無已若默而不言恐非為以不言餽之
 者必以為隱且言及而止於禮謂何無已若有君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聖門之經
 濟而君民一體之說所職由也臣愚謂凡保國家之
 要舍是誰適而臣觀乎今之言經濟者動輒以富國為
 主則異於臣所聞乎即曰國富而民可拯而於小人
 養君子之義有反焉且於仲尼之言亦有富民而未

有富國可以觀已苟以富國為主則宜無如管仲商
 鞅之術當管仲時國不富兵不強無以擄諸侯攘夷
 狄以尊周室則猶有以哉仲尼以為功不其然乎然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則管仲之術凡學仲
 尼者宜所不言况下於管仲者乎至商鞅相虎狼無
 厭之秦嚴刑密法塗炭生民蠶食諸侯遂以并天下
 唯欲之從不知廉耻之道則亦與管仲異則將何論
 焉且苟以富國為主非盡地力則竭澤而漁若以隣
 國為壑之類非以此無復他術矣豈仁人之政乎然
 而後世人主接前世之弊驕奢淫靡是務盡民力從

邊事築苑囿廣後宮唯其所欲無所不至公私用費
 取盈不足則官山海而重征占鹽鐵而與民爭利而
 猶不足則稱貸不償豪為蹶亦不顧於是乎初信見
 上如仇讐託凶災連負見其不足不肯出所藏以救
 之則姦亦甚矣當此時欲遽從先王之道以施仁政
 而勢不可倉廩空虛國非其國自給之不暇寧能減
 租以從民之欲乎即世有稱其人各師其成心立議
 為法以救一時之急而多不待久而事遂敗或其人
 至有以其事得罪而不能終者則經濟之於世亦難
 矣哉顧其人豈無有兼通古今詳時勢才力超倫識

量過人者，蓋唯國家之利是視，無恤民之心，徒用私智而不據先王之道也。故曰：即兼通古今，詳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而非有恤民之心，而據之以先王之道，不可以任之；必兼通古今，詳時勢，加之以有才力，超倫識量過人，有恤民之心，而據之，先王之道，而後可以任之。不然，杆格不入，淆亂不治，適足以傷國體。已天生物，之以篤何世，而無有兼通古今，詳時勢，才力超倫，識量過人，有恤民之心，而據之以先王之道，而不難於此者，出苟得之，以任之，必有術而國家倚焉，亦何無善政之憂哉！獨政亦多術矣。臣固非其人，則不可知其術，何如已！然要之，大抵亦唯不出於上務行節儉，而薄責下；上下與足，而君民一體者之旨耳。若不然，而徒以富國為主，而不顧民之困窮，非臣之所聞其焉。知之，臣自得遊於都鄙之門，聞國中蒸焉，唯藝極之貢，未嘗一有歎息愁恨之民，而官役軍用公私之費，無不優給，則是臣之所親見也。是其豈得非所謂上務行節儉，而薄責下；上下與足，而君民一體者，而然者乎？不然，何有不傷一民，不煩一豪，而用費無乏如此者乎？顧臺下豈能得其人而任之爾乎？不然，亦何以得致治之至於斯也。

臣愚意謂為政如此雖先王之經濟莫以尚焉又何
 難之有哉臣汚不至阿其所好願臺下取信於此勿
 使以輕薄新奇之說干之者傷中國體乎臣蒙臺下恩
 遇數年于茲而未嘗獻一言以求媚於左右亦唯為
 是故耳乃無德可以助也臺下幸自愛古人云衣食
 足知禮節過此已往擬禮樂以易風移俗興學政以
 教之以孝弟忠信之義以隆盛邦家亦將於斯乎在
 刮目以族耳此辱下問以嘗愚見聊陳鄙衷敢犯高
 明豈敢曰對以章不隱者爾耳矣臨報不堪恐懇
 營之至

奉呈扶搖公子

往者以敬業所託佐伯秋生先既啓其人敏而好學
 勿論經術即文章既已具體苟使無中廢異日國器
 在不疑矣而瓜時已薄代將在旦夕則吾黨士恨之
 也相謂曰生太吾輩誰與相切靡以得卒肄業且佐
 伯太都數千里雖嚴然一藩國實海西邊邑土地僻
 遠恐之於師友之助而載籍之求亦不博學則雖勤
 乎無乃日就孤陋豈不亦惜乎有之哉其亦豈不殆
 於中廢乎然有期焉莫奈之何已裕也聞閣下知生
 之賢也諷藩使之侍候讀於邸蓋謂侯猶幼冲未嘗

不左右之力是賴而在得其人已可謂致厚於侯者
 至矣而今如此藩之多士豈謂無人然孟子與氏曰
 在於王所者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寡不勝多蓋
 久矣生豈不足一薛居州於侯所者侯實幼冲智識
 未自發左右蹇蹇庶幾乎無疾病耳圖未及於此乃
 若閣下從容再諷以生不可使離左右在遠之意者
 侯無失輔之憂生無離群之悲則閣下悉厚於侯終
 惠於生也而吾黨士亦將受其賜矣然期已薄矣代
 在旦夕裕也擔乾飯負鹽豉隨吾黨士往送之耳何
 必遽犯藩有司法以尼之為則言之者亦唯為之後

圖耳蓋有遲於斯亦未晚也唯閣下為思諸裕為生
 為游說則固然耳而為侯幼而有教漆室之憂則裕
 實外臣豈不得已獨以裕於閣下為門下士之日久
 也假令有患於其所由出豈得曰無所關然恕哉伏
 祈昭諒

呈伊藤東涯先生

不佞承裕一介輒生嚮得進見也其奈門人惑何夫
 無因而至前雖夜光亦不見德况砥砢乎乃宜按劍
 而猶曰唯何甚則太賢於人無所不容也過屠門大
 嚼奚必得肉而後愉快門下博文約禮得天下之英

才而教育之也。關西之稱無讓揚伯起矣。則承裕所以得一奉顏色以自以登龍踊躍不已也。然而承裕所以為榮豈惟此而已哉。方今東方文學之盛也。家唱人祀以為不下西漢矣。雖時運乃然哉。亦曷嘗有不繇人而興者乎。蓋自古學先生為矯世之蒿矢。槃風一變皆知不主皮之為古之道也。夫則無先生斯焉。取斯至門下箕而颺業益崇其宮。標乎中國。猶之鄒嶧之射也。何以異乎。過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者。與是亦所以為榮云爾。過此以往。其揖讓而升。下而飲於君子之列者。豈後進所敢欲焉。則幸不惜門牆盈尺之地。而得時以鞠躬入觀禮。其內者猶是承裕之有所請於門下也。古曰得隴而望蜀類矣哉。鄙什聊效蘋蘩之羞。豈足陳大人之前耶。

報南郭服先生

操觚之役。雲夢公之托而先生之命也。即所不能而裕游大人成名亦於斯。其不試自強以從事以有請乎。而裕雖至愚自視瞭然。豈能以作者之事與高明君子之謀者。且公以文章佐命。與諸名公先生聯翩乎數運之會。兄弟之義於今四方。猶尚以肩乃何有少於其人。而及私淑後進。如不佞裕者耶。其亦豈得

非見裕之得從先生游而先生之言時有以如有所
 試者也即以爲無害而未及察焉者然亦何不思教
 亦多術即言以如有所試者亦故勸其不至使以不
 見棄於所事不自棄以有俟來者而非實與者也裕
 之無所能固也即使有所能而以後進從旁奪諸名
 公先生之權亦能不惴惴焉犯上之罪是懼君子以
 怒小人所恃豈敢謂善爲我辭焉者唯幸先生爲計
 使裕有所免焉是祈云匪昭

與南郭服先生

本道人自從先生游于相山來談其大快狀使人飛
 揚不已而及聞先生輕舉窮高殆掖芙蓉踰東海而
 二三子不能者先生固健不翅有勝情而且安知其
 至此也壯游哉不佞裕之匏擊一方其不能與二三
 子同從先生於養浩之地以曠中心志固無論已即欲
 一走候其歸亦奈何國屬有大母之喪凡在臣子不
 得犯制而出尋寡君述職月哉生明發岡崎眩則當
 至都而水或曰沙川或曰馬河走人以迎諸泥中則
 六鄉既不可渡矣一即之人洶洶不知主所在者數
 日今日一瞻望不及徒搔首而已明日一瞻望不及
 徒搔首而已臣主不見一年不爲不曠乃祭酒掃以

俟也唯恐從者不務行而一日愆期而如此寧能有
 它至則又觀禮未申之間人人自靜不敢踰竟問人
 則是雖不佞愔哉有尼之者亦如此所為有罪於長
 者也唯先生薄責之仁是恃每自夷然爾不腆之贈
 聊以表大慶節儀笑置幸甚

又

時候倒置鬱攸之毒頓復進唯弗克侵先生之枕席
 則道勝矣幸甚鄙文實源京國由寡太夫子錦徵之
 也裕也後進慣聞京國於護園耆碩中者固久之豈
 不辭讓而對者且即冷裕辱私淑之士不佞以勤社

中豈不獲已唯至有學焉者奚必曰能亦子錦之意
 爾此忤以請或有為無害者而樸斲之使裕因庇得
 塞責子錦不至以國無人為解乎唯先生之大造是
 賴不然而刀斧無處下却之以無隱使之寧藏拙乎
 亦唯命待之耳

與鵜士寧

公之介以見裕於島公也將以繼倉仲邪誼則甚高
 矣獨仲氏吾黨士之所畏也而島公以其氣類善與
 之交則其人亦可知已豈裕輩所易與哉比其以伴
 讀之役一再蒙引接即既知其非助予首而以此時

猶未有見其甚異於人者也。蓋及讀其所著文辭，全
 奏實起於地室，裕寧能不為驚走乎？果矣，其非所易
 與也。如裕以其同所嗜，假收諸臭味，使之得時陪列
 雅會，以與聞餘論者，非所敢望。而榮幸實多矣。而謬
 自枉屈為禮，大過至為之裝席俾裕入，無地在其人
 則執德之弘，以有不舍於芻蕘，不暇論賢否。而至此
 在受者不佞如裕，何以任之？唯其以自弛，以損毀其
 數，使裕無以不自安，貽肄於中心，以得永事之者，是
 願而是亦特非可以自訴者。則唯有公居間之雅為
 善權辭，以彌縫之耳。其能使彼此相適，以遂其交者，

乎不然。裕鹿也將挺走，不遑擇音，已裕之有。島公初
 亦唯公之高誼，敢布私情，以煩高明。幸恕以終惠焉。
 人日悟賞館，集諸君渴公甚，因共議將改卜地，以特
 為公復集其於東南。平抑西北，平唯公所命侯之。

又

草彙序成，足下平生嚶嚶然曰：于鱗于鱗，而不屑元
 美氏之所為者，不必多見在此。一篇既足以相掩矣。
 初當足下於此技引而味發，都下黠輩題之曰：會
 誓難不能啼，而不佞從傍索筆為足之曰：不可啼殺
 吳兒。及此篇出，果何如彼？豈得不請命也？不佞為足

下既命所奚用驚於一發之後而獨以言中之故使
彼再病悸者豈不愉快哉其速上棗所謂草彙者且
由是倍價矣

石蠡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三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四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衡孟玉輯

男 衡孟玉輯

門人 東都盛芳子蘭同校

館林石蠡子彭

書牘

與太宰先生

子帥以此篇屬不佞裕也曰必以示太宰子其曰必
以示太宰子者豈翅為無知己之足以嘗吾能而不

遠千里委諸同心以取之賞而已蓋謂中郎之事已
自以其詞不朽於今而吾欲以我言不朽諸後苟非
選焉者何以得相稱以共期永世况置諸道左往來
所具瞻毋寧使人謂實不朽中郎而謂浚中郎以不
朽乎則得罪亦於斯豈易哉唯太宰子之於交誼無
所不用其極矣乃其視一二同袍之有所短於自視
而外受其侮也豈同越人之肥瘠者必不然也則一
有不可者必告以忠庶幾使因以有所免焉而無害
於為稱者則亦有求於此已夫子夏氏之於聖門起
予謂之何而猶有曾子之規不然殆且以無罪終矣

其能自以為有過耶子帥嘗與太宰子事夫子于牛
門之外而今退老于三河之上其跡謂不有類於子
夏氏者不可則豈有感於離群之言乎蓋未嘗一日
忘太宰子於曾子也不然以子帥之不以此於交游何
必太宰子志則可憫也不佞裕之於子帥嘗辱得
師友之間事之義安可使惡聲入耳則即無其言將
以為請者也乃奈何得猶豫不速達故使如與故人
藏拙者然而沮其有求焉之心以負久要之義哉此
不置而致諸左右者爾然亦裕豈謂子帥而有不可
者唯取其無不可於太宰子使其以其無不可有安

於懷乎亦足以及命矣其不為不有辭於居間者也
若或有同一意矣而以為彼善於此者若執筆之失
而累足及作者者在於其間而告以知之不以一成
之故重為變因以它辭卻之以有答來意則太宰子
之果不恕於外侮而厚於文誼也其貺寧獨子帥得
有免而無害於是舉中郎因此益不朽而在裕亦有
不唯以使有辭於居間為幸而已者哉詩曰它人有
心吾忖度之太宰子其豈以謂裕為馮婦者乎謹此
附上垂昭

與官醫橘君

方不佞裕以採薪之憂在牀蓐而其證未定也眾醫
扼腕言其方者徒各以其所自見耳吾誰適從蓋公
儼然臨之一診證定方立也裕乃決然任諸其所指
以為無害卒以獲已則公之起死也不然裕有今日
者未可知而殆將為異物者乎又問其所欲數饋之
餼獲必甘脆以芼之使月餘不能食者由是獲漸就
舖則裕之筋力於今得無妨於起居者亦公之肉骨
也蓋公之於仁人雖術則然哉苟非性之者何以至
此乎禮云事師左右就養無方其亦豈得非以下裕
一日長有陪會業之席進之以備在三之列而亦猶

行古之道耶然在公則固以世業之家方掌天官之職且以其學與術國手之望亦傾一朝則貴且盛矣而裕以一小藩臣僕則凡在朝君子之所不齒列且么麼無有一見者足以友之况於師乎何以當富能好禮貴能下士者所待則裕於公豈不感愧共深哉起後往拜會輿出不得面謝聊此陳布爾昭諒

報保居敬

足下得罪而遷邑也裕不為一握手以送則孰不以為非人也而裕謂此有益於足下者乎即裕因是直及亦何辭焉若無益於足下而徒使裕受私通輕上之名者雖足下寧願之乎則豈如已之愈哉且夫裕雖謗劣猶以一日之長得與足下游矣則義固與以氣合相得者不同則又有其遇之也宜以公心之形而其示人也不宜以臆比之色者矣不然裕雖孤陋猶聞與人交之道寧忍見故舊迺遭如此敢自同道路哉亦唯謂姑思焉以異日有效於足下者亦不晚也奚又覲面交言從小信義以為婦女之態為則亦非翅薄羈畏人也而足下書陳舊交為別也辭氣之間唯見其有使人不能已者耳其豈不曰人無情於我我不可無情於人長者哉居敬足下其至曰前

途不期豈自以為一旦抱不測之罪既在居室之中
 殆無復出之理者乎二五耦之下獄蓋一國士民之
 所甘心而以足下置諸三板人之列也曰身生於世
 祿之家以父祖之任仕邦衰然位既在上引其直砥
 礪行蹟以自重以表乎士林而不宜猥與小人比以
 謀事又其得君之專宜導之以正道以有致焉而不
 宜阿諛偷合以取容悅者况其好學慕道以君子之
 風志尚素又非二五之類於理義不可謂無析焉是
 為知而故犯則雖裕亦何以知其必果能異諸二五
 而從未減否獨裕所保曾參之不殺人於足下者以

其嘗有屢為裕道已曰苟使一大夫之賢者有獲乎
 上者奸寢可除此言也豈得非知一薛居州無奈之
 何而姑自污得戮力將以有納而有埃者乎是足
 以明足下之無罪也然足下既已從仁於井中矣假
 令裕以此戶至人諭徒見以為為足下游說者已何
 乃得有一人曰一成猶可變而為之推言者乎則亦
 無奈之何已夫然雖然居敬足下何無聊也君命不
 違人臣之則以此為負國不可以為訓况其志實存
 存社稷而其咎別有所歸乎天臨在茲又何憂於不
 復見白日乎居敬足下何無聊也唯裕不自料為足

下思之獨有古人之書耳坐焉而上事聖人下友群
 賢問對應接於一堂上非翅且暮遇之者書也何不
 足於我之有且夫君子耻文彩不表見於後世自古
 生而榮盛死而無聞者不可勝記不亦悲乎則立言
 雖次亦足以期不朽矣裕聞天欲大任於是人則必
 先苦其身以增益其所不能蓋自詩書而下凡作述
 之與日月並存者無不出於隱約之人而足下才足
 以自達則亦焉知天意所在而不於此乎足下亦思
 之耳裕不自料而有救於足下者亦唯是已夫然後
 所謂隱忍受辱而不辭者不足為足下道况獨抑鬱
 無與語者何與焉特舊好進愚衷得不為冒瀆幸甚
 有嫌而不得屢通問所以緩答耳幸又勿咎所祈自
 愛以俟河清昭亮不罄

與字子迪

子迪足下拱而上右耶如裕亦殆將學之則安知其
 有毀璧之傷而然也骨肉永乖固人情之所不免况
 在遠經年足下雖固當以理處之亦焉得不為一鍾
 情唯先王有制雖寡兄弟不可踰己裕頃遊河麋還
 患微腫不能出帛足下又何論於松江生歸省缺面
 別有是哉人或題之以巧言之士而將得罪於君子

也唯足下知裕之非為亂階者乎至以身證之高誼
不可不知也肄業久廢除且在近筮日周旋邑產一
籠是獻自所羨已豈謂以其所費乎

又

融風之作去火道僅咫尺而共獲免於災則不佞與
足下猶有天幸也豈得非造物閱吾黨隱約而至此
者乎亦足以為相慶矣四家雋刊行有日因見命以
序蓋在物夫子所選此其尤大者則其所以選若刊
固不可無一言矣而其親奉遺命者亦未及卒業而
逝則宜乎足下汲汲乎此而不置也而獨以此役及

不佞則恐非其人乎不佞文不足以累物夫子所脩
成編則固無論已即其於物夫子也亦以私淑父者
則雖不敏乎猶可謂云爾而已而以稱門下則雖嘗
一得見焉未親受其教矣乃何以當之哉無已雖落
落乎以通藝弟子嘗侍物夫子者足下及一二諸君
子猶有在焉而闡揚風猷則固其責耳不佞焉能以
眇乎末流從傍奪足下及諸君子之權而代之乎是
豈啻拙工傷手云爾而已且何以得免於僭竊之罪
也即足下則有私於不佞而曰苟使得托驥尾以致
遠其他非所恤其奈天下公議何唯足下思諸春來

因俗紛致廢會業時雖畏于火在昔猶有橫梁賦者
著袍讀書在我輩何不可月中為一唯命灑掃
奉迎不宣

與道遙島公

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蓋謂一日不可不見也裕
不見我公三秋如一日則謂之何雖室是遠何其濶
焉之至此也日者每詣門下請見非辭以病必以不
在裕退謂是必有得罪於左右不然我公雖善病何
屢病如是雖或不在何屢不在至此叔夜之書必有
出者遲諸朝夕之間久之而歲節存問不緩賜儼然

以至如故則裕也惑焉豈有交絕者而存問如故如
此者乎蓋私度曰古之人君其臣有故而吝三年不
反而後收其田里蓋庶乎其又有反仕可謂厚矣然
有制必限以三年者亦唯所謂遂之則無窮也方今
我公猶行古之道乎既而遲之三年而由是則過制
也於是裕益惑矣其或曰交際之道苟攝以儀何又
朝夕見之為則我公之不棄舊故非特行古之道也
若夫或以我公之識高於天下曰滔滔者皆是誰以
易之不足以為群而爾則雖果哉無可謂之耳古人
於一介之取予不苟者無功而受非義也即國君有

以飢餓之故周之者而繼以為常則所謂無窮也豈
不難於為裕乎嚮者默受而不請者以却之為不恭
耳今既過制如此裕老而朝不謀夕寧敢望復見如
舊日乎唯願自今以往辭歲時之賜以就安也幸恕
以使裕免於饕餮無饜之誚則為惠也孰大焉是祈
敢犯高明以此布腹心伏乞垂昭

與松崎君脩

足下所為尊人之狀是雖尊人之盛德乎而非敬止
之實純而不已者乃何以有爽邦之行赫奕如斯哉
又是雖足下之後才乎而非孝思之心深而且至者
亦何以有顯親之述炳鬱如斯哉乃今見人與文於
父子之間者如此其誰不稱願曰為人子有父若是
則可已矣為人父有子若是則可殺矣何其盛也誌
銘之託唯狀記載固博而無一事之可逸手筆且高
又無一辭之可贊即服翁約之傳其二十之一亦唯
碣有方面而字不可多焉則事體乃然哉何又刪潤
以從事者則豈不難於為其後乎嘗試有擬進已不
能倣足下之博以盡尊人退又不能就服翁之約以
稱事體徘徊乎二大家之間以受成事已一有裁
自我者乎謂如是不足已足是裕之所以置其所成不

敢致焉及今得罪於足下也頃面於某許足下語不
 及之益使裕不勝負刺乃幡然為誦原由之章強又
 為此一役或足以彷彿尊人之梗槩者乎唯體頗僻
 亦知其有不免於致議者矣然裕雖不敏豈至以人
 之親故為無於禮之禮以試巧者哉亦唯謂固無一
 事之可逸也苟微力所及循狀所載以酬志者而技
 窮於此計畫無復則出於不獲已者已笑而置之非
 所敢望改竄却示是其所祈爾紹成君之誌足下以
 尊人之命命之乎以其成也不及尊人在是以留至
 今矣此附覽特恐於足下有宿諾之答耳敢謂於尊
 人比延陵之義哉昭諒

又

盛心哉君脩足下欲以文墨與韓客戲耶其以我君
 脩足下之才偏師當之雖衆乎何慮焉唯天不假易
 彼索八道之賦以來豈可謂無人而不設備者勉旃
 如使不佞裕從傍得與寓目豈不為一奇觀者乎裕
 家所由出之祖琳聖者乘曰百濟王餘瑛之子而
 推古帝時來歸我東鑑不載其事則史之闕文耳何
 疑焉獨不知高麗一統之後猶有稱百濟王之裔者
 耶否耶裕讀麗史不有一姓餘氏者則豈國亡之時

其族亦隨與社稷俱滅絕若效伯夷魯連所為逃於山谷若海島中而無有存者歟抑雖有存者衰宗薄祚無有能自奮焉以著於世者歟將下而為家亦猶三桓之於姬四戴之於子而子孫世以族而不以姓者歟裕聞今漢陽諸州悉三國時百濟所割據之地則想其中必有城池若宮墻之址稱王之遺蹟者今在何州而成何狀耶裕欲得一博物君子如子產者於彼使人中而質之而藩以重國賓故凡不許出於國門外縱觀鹵簿之入都乃猶何因得與之相接於一堂上以陳其所欲言哉足下諸所把臂必有其人如幸為裕而有及於此乎豈足妨足下之唱酬者唯世復事遠雖彼中人猶恐有所不審者然裕已悲赫赫宗國而其鬼不血食又自傷身在異域而不知其子孫遺蹟存否未嘗不念在於此也足下其思諸

又

讓洲集入棗計當發行指日矣豈不亦一大盛舉哉後序之役嚮已以遺言見屬即欲辭以不敏而死者不可復作則豈獲已乎乃當不顧謏劣竭才竅力以從事於斯不以拙為解者也獨讀藤子祥所為誌則

曰先生及疾病悉火其稿而其所傳僅輯散在門人私錄者果其言之是則此舉也非護洲之意諸君之傷湮滅也未審所謂遺言者何以得有之耶聞之諸君奔病護洲皆在屬纊後一不得與扶易箆則是又非諸君之所親受安知非左右之為也即有以為出乎異日之談者而裕於護洲雖不能朝夕見猶以時寒溫間得被面接矣亦何一言不有及此而藉人見屬如是其迂也足下其欲使裕無惑於此耶將以何見教焉裕也實不敏非所質而任其事所不敢也本氏題跋之作亦猶有言及所以為年故者自是一篇開款於文未嘗為害者也况裕無似於此集固又一言不得有足為重者而無已唯以所謂遺言之無所告辭耳其能得不藉以為口實乎即世可欺奈地下一何苟可以獲已寧乃已耳與其受誣行詐為不誠於逝者之不可也且使此集百世無疑乎足下先聲固已以人與文為三都皇甫也多矣又何重以裕為無乃適以累成編乎唯足下幸自明恕且善以謝諸君

與根君義

碣面之託務此應命依狀稿呈不佞以一日長與此役鄙拙非所恤然府君善行如是其多而不能存十

一於千百則固力不足也豈唯以其所容受有限量
 故就約者耳哉獨不佞有所恃於此役者於其既府
 君無媿於郭有道是已至銘辭特淺近無乃嫌於過
 易直者乎而是與在墓上者異不可不見其所以於
 此者何必婉而為章書顧必有其人畫不厭大使摸
 讀如塵鶴銘然後為忤也不然致遠恐泥唯足下思
 諸

報守山大夫戶崎君

承裕不佞乃何人而賤名上達叨蒙貴藩之召初造
 城北之第得縱觀宮殿臺榭之巨麗與林園山池之
 曠濶而壯之則固不意矣若夫及至引見問以文辭
 賜燕侑以東帛雖素好學之敦謙德以之而以至貴
 於至賤如此之謂何哉承裕安能勝之即欲重造第
 俯伏臺下陳謝未能而足下先施及之書辭慙歎退
 讓不暇以重不佞之不恭則知無所逃罪耳示以所
 著戰國策考此書也以詐偽相傾則戰國之士習以
 是非相奪則註家我執紛紜交錯如治亂絲彌治彌
 亂加以年代深遠謄寫之誤謾滅之患烏焉為馬則
 為難治者非一日矣而今通而考之使後世學者得
 易讀則大役哉此舉也不佞雖不能全卒業殆既自

失矣。至托以序則雖以君命之重乎承裕不佞非其人。也。以時猶不能如人。而况方今老耄不能置一辭。下。一字。乃庸詎堪當斯大任哉。伊東生將善為余辭。焉願勿復取承之。大國命刻本朝詩纂。欲徵鄙作。補卷末。承裕於此。技特為不慣。則無所謂狗尾續貂者乎。然果能有因庇遺賤名於不朽者。生當預首。死當結草耳。乃不以下體為解。必當索數首於故紙中。謹致諸國史館。下。足下幸為擇焉。外鄙律一篇附之。豈敢充謝云哉。亦唯所不慣。足下為不佞藏拙也。

與朝鮮國學士南時韞

承命本朝通信異域蹈海于役其勞何如恭聞星槎無恙既館鴻臚幸甚幸甚僕一藩羈臣徒欽風猷未由進見猥脩短牘敢陳私情僕先百濟明帝太子餘琳者國滅歸我遂為東方人子孫相繼世稱多多羅氏其族至今猶有為諸侯大夫者有為士庶人者僕雖微在數百年之下念其先所繇出而不能已也日西嚮望所謂古百濟國者地方未嘗不為悲赫赫之國而一旦滅絕其人播蕩無所歸依遂為異域人因妄謂安得一日生羽翰越渤海一至彼地索城郭之址若墳墓之所在於麥隴間為一哭而足矣而終不

可得焉則又徒想像謂三韓為一歷年雖久彼亦數
 世宗國今豈無有一人稱百濟王之裔在朝士大夫
 若衆庶中亦猶我東方者乎蓋有之矣然亦何以得
 知之也於是乎每信使來心期苟得其人一見交言
 庶有以質之者而亦奈何國禁不得濫見異朝人是
 以欲進而已者於焉蓋再矣伏惟足下以博學宏才
 通古今兼三才居周官太史之職上自王族之系譜
 下達於邦國之板籍無不綜覈世家之所分姓氏之
 所言必能以而言之無之則已苟有之者幸為告以
 其所在以使知之是令亡國子遺之民慰首丘不已

之情也受賜弘多惠亦如何其無亦謂即有質以知
 之隔域絕遠既不可見親盡百世又不須通則亦唯
 溺者之笑耳何益之有雖然悲凶喜存人情之所同
 然也寧有有念其祖而不逮於其子孫者哉是僕所
 以既不得進見欲罷又不能而敢犯冒贖之罪以至
 此也僕又既耳順若失此行終已無復耳幸閱察焉
 其室孔通其人孔遠臨書不堪瞻戀恐懼之至伏祈
 高明垂照

與服仲英

向者屢示近作不佞於足下之文雖未能窺其奧旨

然讀之即知其妙麗悅人者別自出一色以風靡一
世也不難於為大名之後哉雖是同盟如不佞輩亦
將藉門牆世美之寵光以資其丘園耳幸甚幸甚寡
君東觀有賞於郎裕亦與焉不佞居是邦也以未投
一散職之任而獨如無所與者即比公養以畜之而
亦內自省不能無不病者則祿雖代耕猶是為優又
何加焉抑以其從吾黨諸君子之後在門下之日久
而幸不排擯為有所足齒列者乎即豈不曰生三之
義事之如一豈有有獲之彼如是而不有獲於此者
耶則亦自他有耀者已不然不佞於門下何往而有
不庇蔭者乃圖速走鳴之而未能也足下幸為彌縫
是祈

答常藩越學士

不佞承裕業已聞大邦有善詩君子則豈他人乃私
心竊希之曰安得一把臂以愉快也矣圖大教儼然
不遠千里而臨之且論文如舊相識也裕也驚下無
有一技能為高名君子所取者乃何以得之也蓋三
思而後得諸鄒子輿氏之言曰天下之善士友天下
之善士豈以大邦之多士而友之猶不足乃欲傾天
下之士以友之耶可以觀志也然不佞固無足以當

足下者則無乃誤取之乎獨裕於大邦有心嚮往之
 者也嘗一上策不當有司者意登路一絕徒望瀛洲
 踟躕以至今則豈無遺憾乎乃今得足下於此寧徒
 比諸一敵國而已乃謂即從諸賢學士共登國史之
 臺俯窺歷代之羣籍仰談先王之禮樂以得親沐西
 山公遺澤亦無以過矣則於裕獨以為愉快而已乎
 茲亦有所大慰者也見示近作不翅所聞也至囑辭
 不置豈以不佞為足與言詩者耶殆且失言矣其意
 又謂不佞交游必有其人庶幾為示焉以取批評以
 報者君子求益之道雖不一而足而如是亦至矣哉

蓋見其篤於道已然裕僻在一小國邸中牽乎家法
 束乎門禁不能縱為境外之交周咨多聞以善其道
 固也即有一二從游以託無似之身亦不得屢期以
 講業則猶之孤陋可知已且乃令不佞有所為示其
 亦豈無以高名之所作憚於是非若非乎生之所習
 難乎忠告者乎則亦無益也且夫以裕觀乎足下之
 詩足自重於一方而不輕下人者耶風調所不敢議
 而至逸氣矯矯若穎脫而出則縱令並馳中原無有
 與爭先者則雖鹿亦安知不東挺以死也裕安能輕
 重足下之詩獨不欲有違命意乎畧致愚見者如此

已然足下幸取信於此以自愛泱泱乎大風表東海者又誰也高篇此留永以為好也近體一首非報也寓景止之意乎爾時熱為斯文自珍

與大夫羅浮君

執事之來於斯也館未定而儼然辱顧在執事則好士之篤乃至此而在裕不佞何以得諸大夫之賢者如執事者耶獨不佞以緇衣之愛願在是邦朝夕事之而一旦奉違藹隔山河三年于茲者忽得奉顏色以不棄之誼以慰渴心是為愉快已發軔祖餞篇章盈車雖固執事之賢可歌而非身自百之以下率群僚乃何以得吾邦多操觚之士至如是盛哉留別及道上諸作無不具體不佞安能得贊一辭即重有面命一二有所謬亦唯見以為隱而不告則徒使君子之心隔於無情為於致愛之道而有不盡者乃出於不獲已耳不然完璧全瑜豈謂有可瑕疵者耶此併奉還昭亮

又

房帷之變於所謂數也者雖無復可疑焉而於君子于役之日遠則不可謂非不勝草蟲之憂者唯是執事之不愆期迨此亦既觀止則似勿滋怨者矣以今

思之執事一旦如有嫌於鳳音無應者而遂至併其
 器而屏之者不亦至誠前知乎不佞承裕辱從門下
 士之後豈至進之以不近人情之說如莊周之徒所
 為者而不亦有所為社稷者乎幸自有所節焉而應變
 以慰民望是至願耳謹削牘以擬奉吊昭亮

石蠡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四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五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 孟 玉 輯

姬路 藤 桓子 虎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 蘭 同校

館林 石 蠡 子 彭

書牘

報滕君彪

臘書未報春信又至乃知足下翰墨仍舊俯仰無異
 惓懷何如良久而見足下著作詩多經古作者各所

撰思以極其趣而今之作者難於爲後者足下一一
能別出一奇以敵之書青藍於昌黎誌寒冰於柳州
何其俊也至游記獨未知古人中誰比唯覺滄溟太
華徒苦其險耳自今觀之弇州所謂悠悠旆旌者亦
爲君彪道之歟頃與子迪讀足下書乃怨天曰雖是
士常使君彪至此極則甚乎我二人雖憐君彪固亦
病無奈之何則唯君彪姑忍之脩其在己者以圖
不朽耳其又何言哉咕嗶妨志業豈獨足下凡在吾
輩所不能免其居下流能惡濡乎唯足下所富不特
春秋又天縱之以其才以寵之則何爲而有不遂者
乃孰若如不佞謏劣加之以日暮道遠唯有一死可
俟而可悲乎君彪足下唯勉之耳問聞有闕者不佞
於足下亦謂之何則既已相乘除矣且千里比肩何
必且暮居敬致書讀其文甚佳安知致諸三日不見
之間亦足下之化哉唯恨未見他文及詩耳某之捐
館在何日非讀足下誌何以知其爲異物哉斯人於
不佞不失爲故者十餘年於茲則不佞得不爲一潛
然哉乃爲二詩哭之亦唯惡夫淚之無從耳煩足下
致諸其家以充說驂禮知死不知生傷而不吊亦何
嫌其不及哀也

又

本府雖逃分以同僚故行李往來莫不相聞則若朝
夕面然耳雖若朝夕面然耳實萬里何以得交言語
接意氣以達平生之志然則所憑書耳而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則亦何以得果能若朝夕面交言語接意
氣以達平生之志然耶獨君彪書每綿綿縷縷能盡
言言又能盡意其達平生之志未嘗不若朝夕面交
言語接意氣然則雖萬里將何憾焉唯是君彪西之
後索居之歎於世如有所遺者君彪何衰也非復昔
日君彪乎至其曰天幸賜藏拙地君子不怨天君彪
何曾有以反辭老當益壯勿落青雲之志君彪今幾
未三十既稱大儒矜式一藩施名於諸侯國天下莫
不知焉而未始四十即得出此語哉咄咄君彪鬚如
蝟毛何蕭然無丈夫之氣一至此哉海西被異朝澆
季餘風而不知有古文辭者於今久矣豈不悲哉過
化存神不知天以我君彪為木鐸敷文教於此以易
其風化也裕也雖老矣殆將及見文化之盛自海西
始耳且今分天下二之東則無問必當有其人否而
西則非我君彪誰豈翅九國天下將榮之勉哉君彪
努力對天意哉不佞裕之負且衆恐致寇至耳君彪

宜為憂之而喜之乎如居敬為不佞扼腕積年於今
 日者則不可謂不愛我而所以愛之左矣裕也殆七
 十豈有意於世者蓋為裕願一日及其未瞑請得老
 以從心所欲而至此哉且夫趙孟所貴趙孟賤之裕
 雖不敏豈至其有於己者之不達之不恤而貪昧其
 在外不與己相關者乎即令君上有崇道尊賢之實
 以及此裕固非其人則既已不能無諷議且裕所居
 間散非爭地寇玉諸有司上所不恤而昔者所進今
 日凌世祿諸士所則亦是積薪豈躬之故恐因以遺
 累於上耳所不獲已者以君命之重及諸大夫薦意
 之厚也耳奈何可以一己私情使公政有所不行於
 國中不然服之不稱無辭可以託乎過此乃有尋請
 耳將在暮月之間請記焉亦唯欲不及致寇得退以
 全君恩及諸大夫之厚意耳而保懸車之榮於其間
 有為以報知己者既已七十可知已得奉首領沒地
 足矣豚犬所入掌頰劇曰即有曰舍汝所學從我苟
 君命我何得辭焉况非奪其所業者乎且我縱所未
 嘗習苟試之者我亦寧困於其所之也裕不知其他
 唯知其為有家之主所以淡拜足下之辱賀也孺人
 致意家人見及謝讞亦唯書不盡言不多及孔適寒

候自愛人見其機不可失書不盡言不盡其意

與莊子謙之

盛舉將發矣不佞裕之得以短策殿於此役也固子

謙所計冷之附尾以有致者而裕驚下不獲已而應

亦唯重傷雅意也則文拙不憂已唯當其示以請可

否以為苟可子謙必撰善書者為寫視其可刻而後

上梓庶幾使不有害於觀美者所以乃可讀為已而

不少留意於運筆之間奈何子謙不思而至於此也

子謙其以為不足掩瑜耶裕已以文拙得收焉以形

穢大卷是為多寧忍重以此匿瑕所無可指者將無

因是併令吾子謙以不良圖取此譽乎顧其勞費且幾

是固非一成不可反者請白之撰善書者改寫視其

可刻而後上梓使其不有害於觀美如裕初志以令

之以不多為人遺醜有安於懷者幸已若或謂虛飾

非所取寧野使出其手而不必煩代試令裕少留意

再為之乎亦唯命豈不猶愈於已乎不悉

報莊子謙

裕得足下但暑之書而匪報也者三月於此則即有

離群之歎而自貽伊阻豈曰無罪也文章之難為未

有難為於今日者也蓋自古今文判五尺童子羞稱

今而古為難則吾二三兄弟之外不有輒下手者也
 宜也哉賢如足下之言矣而吾二三兄弟亦舍今日
 而無為者無復有可為之時已足下叱焉裕雖不敏
 請執轡以馳但足下以不佞為為干鱗乎于鱗安可
 為也元美以命世宏才欲一當之猶且稱以多勝不
 佞安可為也且即令不佞能為之無干鱗乃已于鱗
 而有又奚足貴也或勾棘目不佞不佞欲試為一勾
 棘者久之而未能也則豈得非以才所不至而結梁
 多不雅馴者耶足下恐其未也不其然乎若夫以足
 下為平易則特非知足下者足下不讀六朝已下
 豈徒平易史遷班固固亦平易而氣格大別唯足下
 為之雖曰從所好乎舍是誰適

又

芙蓉之圖又一役也不可令千秋之後之人知一窮
 其巔耶足下之記而服先生及諸子之詠附之與嶽
 不朽備矣又何加焉而又命不佞累其尾耶即貂不
 足而狗續之無乃令觀者疑於非其族類乎若夫曰
 苟蠅附以至則爾力也驥何有愛於千里則不佞固
 辱從提携之後奚敢以拙為解將具牘以有請焉幸
 裝一本致之者一覽以就緒矣

與物大寧

昨之又昨服除初謁餘哀雖存一飲愉快天中節迫
 郎君弄勝之戲蓋自今歲始金絲絢爛光映門戶吉
 祥善事莫以尚焉象物一枚致之臺上聊亦附楸聊
 之餘表欽慕之意云爾

與豐濟美

姨之由吾而出適也乃何以異乎息媯之蔡之過以
 婦也唯是經營率薄賣犬之外蕭然已無鵲巢御將
 之數寧有穰矣肅雝之美哉則即有曰論財夷舅之
 道而君子戒之而寧能有不以是為弗寶者乎乃何

以能育而足下居間之加能令一姓之好以成一
 地之大義則豈得非以其傳常而無溢美之言為不
 誣曰擇固不在此而遂委會者耶信然哉薪以斧柝
 針因絲入也且夫以其非耦則不唯如鄭之於齊則
 不佞之空辭也亦豈唯如忽之於桓哉而足下從佞
 勸以為謀則為不佞之仲足也者又多矣乃其姻不
 失親而終有得外姓之援以持孤立之宗者亦於斯
 也乃受足下之賜也豈惟不佞與族人蓋歸化公以
 下寵嘉之者也

與菱長兄

長君足下君家兄弟以嚶鳴藝苑翱翔士林內交於
 操觚諸君子豈乏其人乎而所為先君子以命不佞
 則豈無謂苟以其所善見於平昔幽明一之亦足以
 慰地下何必問其人乎有是哉然不佞短且拙曷足
 以儼焉之幣或聯翩並至或差池迭臨以見請而不
 置則可以觀誠切無已矣即孝子之心雖固極乎乃
 何以其致丁寧之至此也即不佞為之欲罷不能乃
 於次君所為狀中擇其大者從之輯綴成稿以致諸
 左右亦唯拙工代作伎窮於此計畫無復耳不知於
 二君之至意一有中焉而笑而置之否若乃有不可
 者却揭示使之再思諸筆削得宜勿以多勞為嫌幸
 甚

復篠山大夫松堯臣

尺一儼至久別之感至復采葛晚生固無可取何以
 得此執事推寡君大夫之於民者以及裕輩則過聽
 已一邑如斗祖宗所遺即有約束唯簡是居上下承
 守久習便之也謂所割已如此所操矣必大因以僅
 得保四封矣則雖有善政何用經術為乃裕輩在此
 可知已取之以名固非察可用之舉為貧而仕亦何
 見可行而進者則備員而已何在陳力獨不能躬自

履以導而不可不使之知其所由亦取諸易治乃寡
君大夫之所不愛斗什之費而裕輩居之以為不素
餐者是之為欲寡過者云爾耳亦何足與大方君子
之優獎也厲裕以所事則裕雖懦夫敢至非人遺我
而以不能用歸咎故自廢絕以致不恭之辜乎乃當
罪勉以盡在己者以不負君子之教已矣新撰卒業
所謂游夏不獲贊一辭者哉執事以藩國有政之暇
而及此豈赫我東方而史無其人是為闕文耶固知
以安社稷為悅君子之所不及也唯三子者微矣自
開闢已來豈少於卓偉可傳之人而載籍侏離事實
膚淺其跡至有不可得而辨者則豈不悲哉司馬氏
嗣起於炎漢時亦已季矣而五千歲一家言使後世
有考而載筆者取法矣執事以吾儒碩宿富有史才
如此其於創業固無愧於談矣而即君冲霄之翼又
已翱翔藝林則繼志亦何讓於遷也是裕之所以欲
莫以赫我東方未必無人終使司馬氏擅美於中夏
而有所望於執事父子者也豈有意乎至有所命於
首簡為後進不自惜以閭巷如裕猶可使附青雲然
非其人無乃顛越以遺執事之耻乎且也裕以東方
闕文之故固已有所望於執事父子矣乃待大成之

後於斯驅駑駘以從事亦不晚也容恕

與田子才

誌成也先授虛道士示南郭服子則還曰渡赤水時
 而求諸懷則止無亦有力者妬其奇從徼奪以沈之
 乎假使固象柰它何久矣哉道士之阿所好於吾黨
 也藉令吾黨文多奇而誰也使之者蓋造化假我以
 此物以發天地之蘊已既假矣而又就襲之造化不
 為也久矣哉道士之阿所好於吾黨也然亦不可謂
 非善謹者也起州一通致諸左右不文足下所知也
 唯堤生之美可揄揚者如彼而技窮於此安能盡其
 人即服子以無害亦唯與其至耳至所謂非力也者
 非足下何以知之勿徒事揖讓哉

報圖南管君

頃者儼然辱臨光寵敝廬會會業廣坐中不盡所欲
 言豈不近於為失人者乎尋辱大簡稱譽甚過一無
 當者徒使僕入無地耳所著桑韓筆語僕所素願一
 寓目者拜賜僕及見尊祖大介君以李陰先生之子
 童年而擢秀才褒然稱官儒於朝廷一時諸名賢贈
 文章稱其夙榮天下無不稱願曰有子如此以為難
 於為其後者而足下繼踵而起也亦未弱冠奉

教與韓客周旋終退舍彼以揚
 國家之光可謂能世濟其美者也其亦誰不稱願曰
 有孫如此盛哉所質碣石樂書無有以為乞食之訛
 識莫以尚焉必大然者也但大食小食本夷狄國名
 而碣石亦古貊地則碣石不是乞食之訛而乞食是
 碣石之訛中朝雜用夷狄之樂自三代時而然隋唐
 時亦有之如今高麗扶南等是已由是觀之夷狄之
 樂以其國命其曲若其調亦無可疑者矣以今有稱
 狍一越用諸高麗樂者平調而碣石亦貊地考之所
 謂碣石者所稱狍一越者而屬我平調亦可推矣然
 未得所據足下涉獵博必將有得者也幸為勿棄乎
 不宣

報生野君

前者辱書而未能報之則無以為慢乎裕雖鄙夫而
 豈至不知來而不往之非禮也唯是輕薄之士動傳
 聞虛名未詳其實乃試之以蕩倚衝冒視其技止此
 遂噉斷其喉是非翅狎之而已也裕才如驢寧能不
 畏之如虎乎乃所以屏息不敢動耳裕雖不至槩左
 右於此而其初相見也特稠人廣坐中耳何以能辨
 諸目擊之間乎則勿深罪己及再辱雅意懇至欲竟

得報而後止，乃知其非徒試之者也。然裕固謏劣，一
 無當於左右之所稱，則亦何以報之。聞諸成君左右，
 高視一世，交不苟假，善哉！自愛。君子不重學，則不固。
 寧為伯夷之隘，無為柳下惠之不恭。是立業家之策。
 一義諦不佞，裕之所竊，抃於左右也。而是亦左右之
 所固有，何待裕言。唯幸不以為佞，取信於此，以益務
 之乎。此為所報於左右者。爾至以從游許裕，固非其
 人。向所為言，官生者亦裕之所知。今之才，子也。豈不
 足於左右之臭味者。裕亦不越樽俎而代庖人矣。見
 投郢篇吟，既不置，唯稱獎過當，不堪愧赧。耳不敢
 下調，亂高唱，所以受藏而止也。不具。

與廳季崑

日不鄙再辱教，見詢以文之所據，而裕不報者三
 年於茲。即長者如我季崑，亦焉得不為非人而即不
 報而未嘗不如。既報者我季崑，既思而得之矣。六經
 尚矣。自丘明氏而下，時有汚隆，文運隨遷，則固自不
 能無優劣。然代有其人，亦能各持風氣。譬猶五聲迭
 奏，旋相為宮。未嘗無條理。則何敢遽議。即操觚家有
 一二尚論，而要之亦不過阿所好。豈足以為準。則所
 擇亦在我已矣。而由人乎哉。且以裕觀之，季崑於文

未見所據而既已具體豈不可保於異日者為一家
乎前已報矣幸取信於不佞以自重焉唯信大國也
而所存於今世獨駒王時覺明書者一篇少嫺辭者
之所不為何以稱焉則無有乎爾非唯今日季崐足
下勉旃豈地之不生材培植闕功耳東顧之會見志
非中道而廢者而裕與長君為思父之謂足下既已
遍歷三都於一時文獻足徵者無不訪問乃何所不
厭而離七十老母膝下重事遠游為且夫博文約禮
亦自有序足下既薄自立亦得謂非伏思穿儿之年
耶思諸若乃友于之義負擔不遠千里而憫長君於
逆旅使裕因以得再把臂道故者雖所不期而所願
也姪君肄業稱國得良工長君安枕可知也長君不
棄通家之好使之日在不佞也不佞家累七劑是賴
恒以得無慮則不佞徼惠於聽家者豈有已時耶此
附聞以又得一季崐於此為幸云時便此風貺德音
不備

報島子行

孺人之變豈以不佞失兒之日乎天之所以報施於
吾黨謂之何是無論已唯至其降憫凶亦有以同物
可不謂奇哉奈何不佞未及知之而一介以吊不淑

而使足下在憂服中聞斯行之也臨使儼然而至先
 施每自已以重交誼則固足下之所以進不及而非
 待今日而後知之者而鍾情於我未散何暇恤人且
 况伉儷之傷有大乎父子之間者有之可以復有子
 而無之不可以復有子也則足下之厚益以見不佞
 之薄也至其極論盡說斷之以數以開蒙惑之心唯
 恐不佞因此以至有過則亦雖同門兄弟之好相援
 以道內以輔仁外以禦侮者固然哉而自非高識遠
 觀先能自處變而後以誘人者何以能如是哉一占
 推惠屬此際可賴以慰無聊者唯有此物耳即知足

下試之以効以及於此可謂愛不佞哉離婁能察秋
 毫之末於千里之外而不能自視其睫勢也乃足下
 雖曉人以其所明而至所謂未免有情者則亦自莫
 奈之何耳唯足下以所以慰不佞者以自慰焉是雖
 贅疣乎不佞之所以圖稱於足下者亦唯此耳

報東伯通

損膳羞之品凶論其味何其製之似蘓子卿在虜窖
 中所齧以不死者也顧伯通在今日亦猶牧羊海上
 時乎則為此亦焉知其非起於所感者也伯通足下
 諒苦心矣雖然卧起一節未嘗一日忘奉主則愈困

愈勵。祇乳亦豈無日矣。伯通足下努力哉。其至使不
佞裕也。當焉以知處節之道。則腆乎命之也。

與東伯通

印章之刻。足下既已諾之矣。而某不復言。躊躇至今。
者。憚以細技煩君子。已。然某以此特求諸足下。寧獨
以其手之高而已。足下溫雅之質。以為之。而某佩諸
坐起。奚翅西門之韋。是謂德之符矣。是某之無它也。
足下寧獲已耶。唯石理麤厲。恐有妨於運刀。已。清谿
讀書山陰。托興各四字。一朱一白。而字體則唯足下
之所擇焉。

又

伯玉卒業元美。既獲隴於足下。又此以望蜀。唯不得
足下天府據之。乃何以與彼英雄之子。對壘。幸勿惜
地。

與滕士文

見足下論彼其之子。則甚哉。為吾黨扼腕也。蓋足下
干城。吾黨外禦其侮。而吾黨自得足。惡聲不入耳。
者。亦恒於斯也。彼引以其君若大夫。則雖已所不欲。
而不可奈之何耳。乃何難焉。獨其至先配。後告。則不
可謂非誣我者。宜乎足下以此為大故而欲棄之也。

而不佞聞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豈非君子之優於
 待人者耶若於此而遽棄之其於為追孰甚焉則寧
 使彼棄我勿自我棄彼是不佞之所願而又所望於
 足下也足下至謂下喬木而入於幽谷激亦甚哉乃
 知足下憐才惜彼併前功失之切德之心無已也而
 不佞察其所安彼固非有二心於吾黨者足以徵其
 出乎君若大夫之意而非己所欲矣何至廢業哉且
 夫鄒老所闢固異道也而今唯易門耳苟得入焉何
 自而不可觀百官之富宗廟之美何必使自我而後
 為無憾也况赫赫官闕青雲所在凡當今世經藝之
 士非借驥尾不獲以進矣而至其有失次序者亦焉
 知非有不得已者而然也亦何深責焉不佞雖汚矣
 豈至徒為佞以取容者不可亦使人謂吾黨曰有長
 者之風哉唯足下少徐徐焉臨書猶恐足下併罪不
 佞以無特操耳不盡

報源大夫

辱書及大篇裕穎浼至不能讀焉何也向者托詩書
 之役日賜之接見未嘗不歡然相忘裕因以得賁其
 跡者唯是新進未有所歸故借之竈以使所視若指
 儼也君子愛人則固然乎然裕也不佞何以獲諸甄

事也乃雖置郵以承起居未以為過豈宜以近諂之
 嫌為解以廢尋常之禮也且子帥之往執事以人迎
 之竟至則與同列諸位大游揚其業學士為市至無
 畫夕使之因以無負千里之辟者亦唯執事推轂之
 力居多焉以裕於子帥不啻同社之好也豈亦可以
 已而自執事之西兩年于此於之二者未以一謙其
 謂之何而執事又重之以此貺裕其何以能讀之聞
 自子帥之往執事與儀卿春宰輩以文辭周旋未知
 鹿死誰手云爾空乎子帥以得英才大誇至曰恨不
 使彌生與此輩逐鷓鴣於席上而自傍觀之也又聞

執事曰與講武之士從事於斯弓矢干戈雜然於前
 叫喚距躍旁若無人則豈欲為曹氏父子乎何壯也
 然非時也方今昇平百年人人自重未嘗有非意相
 犯者則即雄蓋一世將何用之若然則執事為之思
 為國之故而不已者歟文以飾吏事武以備不虞以
 身為群下率其何不可為是為自重亦忠之類已庶
 乎最諸奉酬一篇非報也嫌於來而不往之為近大
 簡耳時寒為國自愛

復松大夫

執事特以此餽使居於接子之膳者豈聖家故實是

存使之效焉以畢事乎其無似不敢當而於其為善
禱者敢不拜賜唯在我四封之內稱時令不差民無
胎夭之憂無非諸公燮理之力即某一子之舉將以
有後免於大不孝者亦於斯則有取於此物以命名
字者猶淺哉為不可忘也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五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六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衡孟玉輯

姬路 滕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書牘

復南部大夫漆君

野生入都乃知大藩世大夫好學有知足下是豈唯
邦家之光云爾哉凡在吾黨士亦孰不以為榮者即

如不佞欲得脩刺一見見收於門下以愉快而越在
 千里未有由耳曷期忽損尺一及土物以辱殷勤不
 佞在此轍中之鮒响沫自安耳未嘗求聞達於當世
 士大夫君子之間即有所著雕蟲之技不足以覆瓿
 乃何以得為大國君子若足下者所知而過獎至此
 其得非謬聞以至斯者乎以所諭足下潛心於文章
 者蓋久矣盛哉是亦豈唯可緣飾吏事蓋非是風化
 亦不可施焉勉之哉其至如推不佞欲效於郢匠則
 不佞特非其人何以當之况足下之資有餘而加以
 篤志其於自效人之力何有哉若夫或有使之時與

聞其政於斯而竊拊不已者則惠如何哉不佞所願
 也非所敢請已野生一日千里既見諸步趨人之駿
 乎異日之價孰能定焉乃知大國不唯其郊年年出
 騏驎而跡滿天下而不已足下剪拂既至不佞何與
 唯聞游學有限特為可憾耳假之數年者是在足下
 勿使中路而頓足哉寒候方至為國自重不備

答水秀才

辱書雜窻聞佳欣然念及老夫遠涉拳拳不已感曷
 罄閔河千里既為淫雨所苦泥中十數日抵都郵無
 何以展墓之命又東踰關為總州之行山路崎嶇輿

夫嚼膝勞可知也。然霜後丹楓翠栢，往往媚人山澤之興，亦不甚惡。稍以懈羈懷，因想府下山水，致有爽氣。秀才詩思何限，唯老夫別墅之在，使陶潛宅徒荒蕪已尊人，以政日接如中，猶如府中孝子，勿以念哉。併見寄詩，聊以和答。笑置多幸，政事鞅掌不多，及察焉。

復原生

足下東歸數年，未嘗不向西存問。以歲時則不棄舊，故也。厚矣。時見示所著述，知足下敬業日躋，非舊日之看也。其至發憤於日本史之有所闕，自任以大業

欲繼西山公之志，以終其亂，不佞雖惰夫，乎未嘗不為扼腕，以興起也。盛心哉。以足下之才，與志何不可為努力哉。是不啻對揚大邦之耿光，蓋亦天下後世之所幸也。不佞宕山下之卜，是故嘗所棲遲之處，而所謂山陰館者之故地也。今三十年而歸，山水鬱蒼不改舊色，如待我然。稍足以養老矣。唯於城東諸君子稍遠，是為嫌耳。扶搖君入都，果然否。果然則不佞別此君殆二十年，如隔一世。古人曰：人亦不可無年者。為有為而見於世者，謂之不佞徒犬馬，何以當之乎。唯是非此，不得再見此君耳。且果然則亦將悉足。

下起居愉快可知矣客冬轉致道士多寶所惠筑波
山著艸是三十年前所許不忘終惠亦奇士哉不佞
能_レ不為感激乎謝書浮沉不達為恨耳其所乞不佞
何辭焉雖不敏必為強之耳請為致此意美濃紙一
束拜賜不耐慙謝不備

與橋生

得一開口笑則足下延不佞坐高堂醉以醇酎而金
壺玉盞方丈於前偕所謂東南之美者也乃足下之
意與物至哉若夫逸興未盡繼之以燭因酒渴剖紅
橘挾皓首對碁局傍而觀之殆非人世事矣非足下

有蟬脫乎濁穢之中者奚能致之不佞一企羈旅何
以得之不足謝耶

與大潮上人

上人自東而西殆三千里矣方其半途一息豈欲見
世人而向者不佞突起乎埃壒中蒙薦艸之一接纒
纒乎文章之譚窮日之力而不足繼之以更夜則利
生之無倦也木林且度耶以_レ上人道德諸天擁護也
當此天寒衝漲海奚所嚴於風波哉雖然驛路逢春
浪華高陵梅不似筑紫相府花耶上人儻詞白雪枝
不佞請弄青柯笛和以別矣豈有意哉維首之服野

人則野人矣而於禦風雪之侮此其有角矣則敢效
 獻暄云昔者昌黎之於大顛師以留衣之故乎得罪
 當時昌黎其有原道佛骨乎彼大顛者何人何前倨
 而後恭也宜矣其致議也所以喋喋乎解也不佞於
 上人苟有所合於方外者乎奚有所患於今日者哉
 而獨所患於其所合者有不可得而議者存也一幅
 之中不足冒上人耶是獨所患耳

與高忠介

足下所不以急消息未可知也然彼中人士心醉足
 下若居多某得諸寡大夫某所者審矣則遲速無恤
 於事不成也唯易子而食折骨而爨而莫示以弱是
 第一策也它無足道者矣某自家人就館難於遠出
 而加以寒疾不可以風則不能見足下於發春前矣
 自愛

與廳子訥

廚饌豐美以助接子之禮乎誕兒自其所含以充乳
 者而已賴足下也劑則自是以往至其因庇以使父
 母無憂於其疾者亦可知已乃在為兒父母者感德
 寧有已時如何致此以使夫妻者不知所措也無亦
 以嘗有躬自得意以致某於長卿者收諸通家於以

表好義乎然其仕在斯八年于今未嘗一有所效以
 報知己則於此亦能無愧報哉令夫人儼然而臨三
 入子室至視襁褓使人無恨於不及有姑者又謂
 之何

報村正盛

屢辱足下存問裕何以得之得非因白水先生諷者
 誤以為益者乎然裕固么麼一無有可取者則何以
 當之也

德廟復土亦天下一大役也而足下奉君侯周旋竣
 事而退勞孰尚焉尋又從之邑則未嘗一日無人於

繆公側也唯是羈縻無恙福履是膺天之所以胙力
 臣歎恭喜恭喜裕故病雖未復常然又不至為虐唯
 因寡君病篤小國乏人以裕輩補直宿之闕則券講
 鞠膳終日不得語終夕不得寐常屏氣似不息者至
 今裕放肆是效體不能屈加以衰病而如此困又何
 如足下切問不置因略為陳近狀爾所示見懷及近
 作吟翫忘疲足下才無不至雖一日千里何有哉唯
 覺雕琢之力有所不足是為可惜已愚見及此亦唯
 以足下不耻芻蕘之詢耳因諭徃徃又傍附鄙意此
 上幸取材焉純綿之贈特宜寒士乃知足下戀戀不

帝故人綈袍之情也併謝瓜期且至入都在近餘容
面罄

與滕儀卿

儀卿足下固奇人何恠於其疾之奇然疾雖奇安能
使吾儀卿官達不利亦唯有不欲使儀卿違其性以
有所得者耳則不利亦復奈吾儀卿何北地生之
置某近阿所好然如其巖穴不忘一朝告疾遂從其
志儀卿獨有斯人而如失手無論已某雖不能及焉
而心竊慕之則亦不可謂非同氣之求者也見惠海
物唯與伯通俱它不使一人知此味洗腆之餘讀所

示詩慷慨之氣千里逼人使我二人者激昂不已何
壯也某熊羆之兆適益一累唯天憫多多羅氏不血
食之久遺之以此類歟是為幸耳餘無足狀者矣

復石子詒

嚮者不遠千里而來舍館未定見長者耶乃知非
下為鋪餽者耳不佞衰朽分無可取乃何以得諸足
下乃得非誤聞至此者耶唯是不能忘其所由生物
之情歟不佞出鄉在此者殆乎三十年不為不久而
士民雜居所交皆異鄉人耳則無論其稱東人者即
得見語音物色似東人者亦豈不為戀戀况足下

臭味來參吾黨者乎乃謂幸暫留此得屢聞餘論者而奈何足下席未煖奔喪千里使不佞不遂所願也天靳良緣不其然乎書辭懇懇推稱不置使人無地入耳不佞何以當之所示近稿自是大國之風其孰不服於足下在邊境能自致此乎而才氣特俊不可當也豈不佞輩所輕議無已所不足於足下非亦適且患其多者歟是其勢所以不能不走俊也近世鉅匠於近體詩聲律特嚴而憤焉怒則不取蓋氣不掩律律不傷氣夫然後可以列於藝苑矣今使足下改轍暫就車路以馳勝不雖未可見而及其就蟻封卒無不全矣足下其思諸既布帛蕘之見矣必一一指搆此完封奉還嗣見示者幸甚賜多賀城瓦硯古物自奇列諸文房可敵咸陽銅雀者矣不佞家藏壺碑文者久之而今又得此可不謂靈物終合乎硯見也不佞又藏此以期與足下終復相見耳併謝餘恩自愛

與高子式

倉生所托足下以徵此始脫稿矣凡贈言其人必有可疑者而後有之蓋文可以實成而不可以虛行也倉生必有可疑擬者而不佞於生雖一再見于足下所

亦唯稠人廣坐之中而已而彼出此入此進彼退未嘗得交一語以觀其志則何以知其有可擬者也獨生從足下游者有年歟不可不使西京之人知我東都有高子式唯是為可擬者所以不敢以拙為解已其來辭也請授之

與岨夷先生

某公以先生所為亭記見示山川之勝造化氏之所臚列其奇固也而至形容之妙則天工人其代之非吾家古文辭何以能之所述崢嶸嶽嶽遐邇綿亘之勢屈曲委蛇左右映帶之狀凡亭之所屬目數百里

之間聚之毫末如眎諸掌者雖置身其中更僕數之自傍從其所指以接之又何如焉而筆力飛揚又見其與造化互相發揮矣奇哉而唯字亦奇無論卒業開卷既崎嶇至徃徃質諸六書家以知其為某字則豈使一世之人不能讀焉而後以為愉快乎元美緝于鱗太萃為千古一記亦唯以不能句而已先生以字併之于鱗所無恨不使元美見之已其餘壽序之以事繁人號說之因地資義亦各極新奇要之非玉不琢非錦不裁駘蕩如春風和氣終日坐其中而不可厭則裕豈敢知之而信乎拈來瓦礫是金汪汪如

千頃之陂澄之不清者之不濁不可得而量則先生其自為一大家乎是裕之所於先生不敢為倭又不敢為諛也門下數子詩若文翩翩共佳聞先生與此輩約欲為席文會裕則以為非易事也以擬弁髦而已則又何言不然古之所謂能文之士何限而為此事者獨聞彌生而裕亦視其所為疑非一旦之所能也于麟以有明文宗曰窮日之力不能出一語何癡也蓋不如此不足以垂於不朽已豈不難乎然天之生物豈愛其才以先生教誨之所至與諸子英邁之資而為之於我乎何有則不日見鸚鵡之復出於今日者乎遲之遲之

答松有文

足下年味弱冠耶裕甚恠天生人而與之才之偏也無論四五十而無聞即聞亦不能喻足下今日者以聞則奇已寧能無恠乎然天欲止斯文乎則包不然羽產鳳毛出麟人何以獨不然足下幸自愛哉高哉論文也以此操槩不朽雖曰難乎而亦何有哉唯如裕一懦夫已雖文亦豈得猶人也而足下優獎推轂以欲比諸當世作者之列則得非誤取之者耶而至其申之以大上者特使人欲入地耳裕何以當之

尊大人之壽而諸名公之作備矣又何加焉而又以
 命不佞則豈曰苟可充頌禱糝好醜收之又何不可
 而未暇擇乎乃因以見孝子至誠無已者也然蕪辭
 何以足貴盛筵且諸名公之作在焉寧亦能無愧於
 形穢者乎獨尊大人之標準吾道而名德一世苟得
 以一辭贊之者即後進者之所不暇自度而願有數
 也况裕於尊大人幸藉詩酒之坐得三接風軌固所
 嚮往也奚敢以拙為解乃俟其或成也致諸高堂使
 坐客開口而笑者亦豈不足以為稱觴之一助也謹
 此承命

復野子賤

芳君復東得詳足下無他狀懽藉可知己日辱書屢
 而不佞未有報則足下得無有至疑以為有逐仲英
 者乎老懶固然足下所命亦大任以不佞之劣雖
 欲速成豈能得乎所以棲遲至今也記纔脫稿唯是
 非所親見方面所向眺望所及及極數多少豈可以
 想像者也乃余之所一二於足下者以起之不知有
 萬一於足下之意笑而置之否耳足下以舊好之故
 不遠千里而及之則固不可論巧拙而不佞亦襲以
 不自量不顧望而對者然不然不佞老益無為不有

可以辭者耶亦唯知不免於杜撰之譏耳篇首據梧
 談樂者實黃帝所謂北門子成者侍側已而今易之
 者無他此處屬賤不欲出聖人之名故取當之已竊
 以寧不得於事不可不得於文也且夫莊周之書多
 寓言假聖賢之名以著其意則亦何拘焉讀者以為
 欺人乎固所不辭乃將曰信也然足下以為如何苟
 不可者必將有所改焉無已與下所出二人者共同
 沒其名唯跡是存亦似無不可者幸却命之乎不佞
 羸病日切廢棄不似在世人所謂逐仲英者亦將不
 遠耳足下憐察焉不備

報守伯身

不見三年一帛翩然自天而下足下豈既西復東歟
 渴可知矣不遺舊好亦將繼昔年以所講每儼然辱
 臨同座甚喜者厚哉足下於斯文也最爾故邑不足
 以勞玉趾則裕也何敢望雖然吾輩之幸也苟能得
 如所許將掃席而埃倒屣而迎耳維祈赤羽之變亦
 唯為斯文傷之服翁之澤將斬歟土未敝尚有埃耳
 昔親炙徂徠先生象運飛聲四海某某諸先生今其
 有後者幾人所聞縣氏之子不知其何如則歸然而
 存者足下一人耳乃能難於為名家之後而衆望

見歸余嘗親見服翁時日足下千里之駒不置知言哉所謂不絕如髮者得非謂今日吾黨之衰耶足下幸努力為斯文自珍餘面罄貴土名紙固高品受賜多謝

報大管生

不佞裕於足下邂逅都下一再交歡如舊相識則氣合耳何足論也獨當其脩世譜中葉遭亂避敵南遷其跡稍有不可詳者質諸異朝之客異朝之客亦茫然涉獵之博能於人所不及見得之以告之使裕知所由出百世正統歷然不可紊者誰成湯大聖也箕

子大賢也而孔子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而今以成湯為祖以箕子為宗以孔子為百世之親則裕雖衰季於是乎即攘臂行天下孰敢爭長亦唯足下之庇職是之由則何以報之唯是忘足下忘祖先也都門之別艸艸至今恨焉訛若狹氏書辭懇到見需鄙述為足下思茲未得獨郡城臨大湖大湖天下奇觀也足下戶庭之間顧必有因之成趣者樓若亭以其所命之稱謂與所眺瞻之大槩見示裕身所未嘗至懸度試構思焉諸君計無恙晨晷夜鯉湖中名品知同臭味不佞相去千里采頤亦可知耳一笑附寄野君

者幸為致焉

報罔君

昨者垂諭縹緲時會出不能即報取所論二三君子

者於文學當今世豈謂復有其人耶足下欲必見之

而不置厚矣其操志也乃改作石山人書附諸從者

至則如嚮所誠告者必當倒屣而迎若與鶉士寧者

亦唯命尋將發待之日所許二具此蒙終惠亦足以

賑屢空矣不堪感謝餘面罄

與沼子行

昨祝融之變不佞表火道知足下之不免也乃欲走

一夫備正徒之數而奈何會舊夫已退新夫未進之

交獨與一應門五尺徒望鬱攸歎無喫酒之術耳已

而僮人問諸本郎則果足下僅以身脫何不吊也足

下不吊則不吊矣而足下厭陋隘地卜居之議非一

日也則又焉知非天助之除舊者也無問他物牀頭

四絃得無恙否假令少蒙創以比中郎焦尾亦何不

可不佞所寄托本獲諸火中豈復歸其所乎延平精

靈一去不得復見則神物不可長留久矣即為烏有

奚足惜焉

又

見托某生詩越尊姐操鸞刀豈謂厭足下之意實所謂黃葉止啼者已自祝融氏之變幸其近而得數見而咫尺胡越奈鬱陶何裕縱不往足下寧不來太幸子口足下不置豈欲代秋子遇足下歟足下亦以秋子見之何患乎無師友也伯通宅分韻一首非令足下徒解頤也察焉

復澁潛藏

日者儼然而臨時不佞會在感中不能見人為足下遠辱強起僅得一接即得一接僂焉不有交一語以副雅意尋病數月又不有副一續以展謝其謂之何而申之以尺一見懈問則豈不難於受者乎向所遺示新著數種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其於大學論辯高妙今之學者不能離朱考亭物徂徠之義而周旋而足下超乘於二子之上發揮如此可謂卓見矣以序見請不佞輩固不能贊一辭徒以歎服而已耳冠玉其首何以當其人及刻成乞得一本以為家珍是願耳主志之說與夫所謂主氣者如何哉不曰志者氣之帥乎為唯氣之任而無志以御之縱橫則有之何以要諸範乎則莫以尚哉足下之立教也所示近作諸什敦厚雅正異乎世之蕭然唯時風是靡者之所

為哉其亦得非自主志來者耶於詠史一二之作特見足下得力處云見懷一篇聊此奉酬匪報也永以為好耳惠所自製一幅層嶂峻嶺其奇與詩敵乃知足下於繪事亦妙絕非世人之所為也不佞老且疾濟勝念絕久幸受言藏之應接於卧牀前以準擬山陰道上之行多謝向者所示新著數種總若干冊封此壁上伏乞領納伏枕不次春寒自玉

與泉谷惠頓上人

發春朝正之次枉輿過訪也瀟水翁亦不須晉命來會唯我三人用所齎賜歡然道故雖須臾間千載一日交情殆盡愉快何如蓋天為吾輩不靳良緣似不偶然耳分攜無何鸞山俊靈松蓮了璇四上人各執禮贄之重儼然辱臨僕固陋無德以聚人是何以致之得無因座下之先容乎不然何能得諸方外之諸君子至此也然率然見迫則僕無地可入殆至得踰

鑿牆壁以逸耳曷能堪愧赧然僕既已掃跡在此因是幸內交諸上人雖穢行得執手窺蓮池之會嶽遊自是始則僕喜可知已亦唯有賴座下謝之耳幸為權辭彌縫焉是祈都災敝即亦鞠為赫土一芥不留兒輩俯仰纔脫身逃來枕藉斗室不堪糝雜且男衡

從寡君就國三千里之行囊中之裝俄而無絲辨
 金稱貸拮据諸瑣微所以不能作一字書以起居也
 曇龍上人指館山衆止一碩宿知不帝座下山河之
 感如僕則及見斯人年少時而今如此能堪徒遺拱
 木之毀耶悲傷之餘聊又及此耳逼暑思山中泉切
 與瀆水翁約欲暫忘人間三伏之苦請為備三宿之
 香糧俟焉書不盡言炤諒自珍

與滕穉卿

自足下之東發矣為秋潦之動善使昏墊之民載路
 裕未嘗不面上向如坐筵而五日不至九日不雨即十

日雞鳴風雨申旦而甚而亦不崇朝而已則計大河
 不濡足其入府也即後不出十二日外者已而讀松
 大夫十三日之書則未也曰得無河宗為崇乎則西
 則否耶焉得坐焉圖千里之外乎唯是足下薄裝取
 家長塗踰險未得其報裕不能安席未審俯仰無恙
 竟能到否松大夫及界君之書云舍館既定灑掃以
 遲乃知足下之遷也猶歸也亦唯二君之惠不有闕
 也不然千里而稅駕猶之羈旅寧得無暴露之患耶
 則寧獨足下雖裕以同僚如貫之誼有餘荷之者也
 唯未得足下之報不堪跂予之至不備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六

解子彈之文人其為于
 解者不知其於于解性肖
 也其甘於于解性肖也其
 者與于解相為似也其由
 其於于解性肖也其由其
 于解是之謂為于解性肖

魚王集正統
而視古正尚身者故可以及化
成而上以大而化之果乃于解
睡尚老樂其又無謂亦忠重
無人之老子降不其獨之化而化
成以出固其自終來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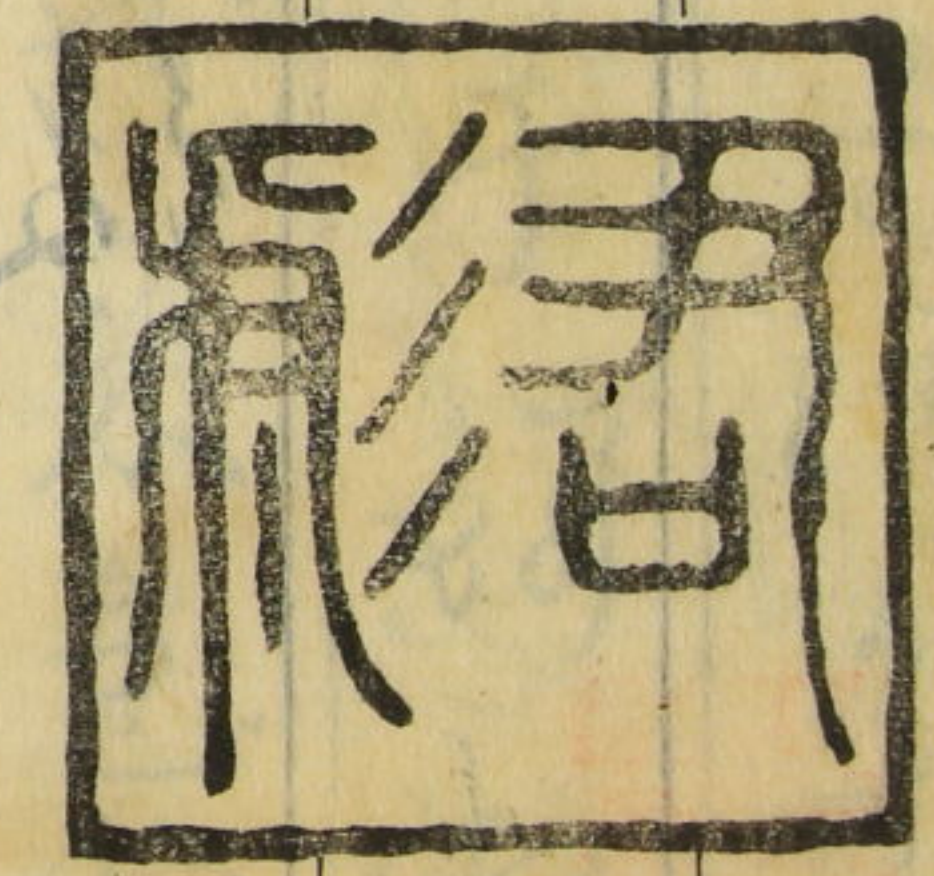
之之離能一之子降之文二矣是
大之其神化也心之通村古與
于能相為以子之來與之士是
為于辨在若此其多也古於
于能性尚在能是辨能也從
尚育之而及中與于能相為

似也子綽之外無汲子綽之
 宜也子人不知其與于綽相
 為似何謂相為似自炫采色為
 生物之謂之善者本之
 則世就之不見所信有覩而
 目唯辨焉教曰此子綽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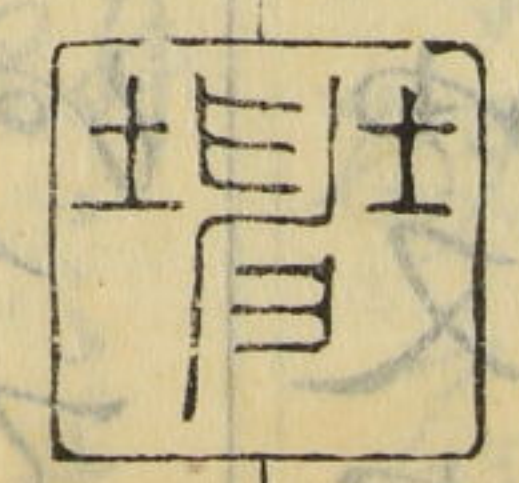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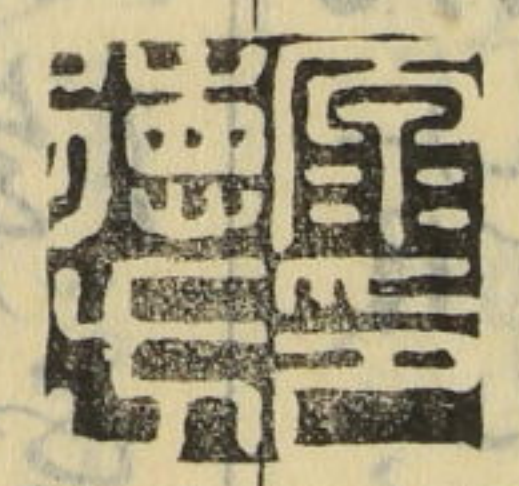
有似於象也何子綽焉何子
 綽焉子綽之詩既有所由又有
 不似是亦于綽將省其字文
 象精生象其後
 安永庚子之冬

練綱

東
也子
東



門人 唐津大夫水德方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天明元年辛丑則陽刻成

寬政九年丁巳麥秋求版

東都書肆蔓延堂

下谷御成小路

足利屋勘六



